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6  
11



文庫11  
D 256  
11

010190561190

48-11074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封於會稽

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

至於允常正義曰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二十餘集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敗為于號為

越杜注云允常語發聲也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

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

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

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索

二十四年刊一



隱曰事在左傳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

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

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

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

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

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

中椒山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

是也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

范蠡曰正義曰會稽英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

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十有賢後之姿必有伴狂之誤內

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處回非一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

後知種之必來謁謂孔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

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

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

天與也言持滿不溢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

與天同道故天與之節事者以地○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

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籥

曰卑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平越王身往勾踐曰諾乃令大夫

種行成於吳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

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

實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郵之文種曰無郵也吾聞天

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膝行頓首曰

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

萬曆二十四年刊 越王勾踐世家十一 二



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

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名故楚有逢伯是也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

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

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

多必溢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

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

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

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

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索隱曰疥癬音介願王釋齊先越吳

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

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

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

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二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

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譏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

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

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

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

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

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索隱曰而汝也父鬪廬也我又立若若初

禹曆二十四年刊

曰國惠子高昭子

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

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

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吳王溫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也於是吳任詬政

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

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在哀十三年吳國

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太子名文勾踐

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

習戰任為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曰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

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諸御千人伐吳索隱曰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

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

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

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

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

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

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

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

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

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夫以越賜吳吳不取今

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

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為子得罪，依國語之文。今案此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去得罪於越，義亦通。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公，章縣東海中州也。○索隱曰：吳語云與之夫婦，三百是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赦其

面。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耻生者。王則解綬以幘其目，遂伏劍而死。慎音覓，顧野王云：大巾覆之。曰：吾無面以見子胥。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天。宰訢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

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天子使人賜勾踐胾，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下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侵廣地，至泗上。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

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夷，少康之後，地遠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畧無世系，故紀年稱為於吳子。

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鸞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狡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

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敵粟藁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匠，六曰遺之易伐，七曰隨其謀。

官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謀，臣使之易伐。七曰隨其謀。

萬曆二十四年刊



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寡人用其二而敗吳其四在子

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

子勾踐卒索隱曰麗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粵子勾是為蒧執子主鼫與立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

為麗與也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

朱勾立子王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二十五年滅郟三十七年朱勾卒子

王翳立王翳卒子主之侯立王之侯卒子主無彊立索隱曰蓋

無韻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

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

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

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

翟危正義曰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一邑魏亦此時屬韓與楚大牙交境韓若伐楚恐二邑為楚所危

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上蔡縣也二邑此時

屬魏與楚大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一國為楚所危也故一晉之事越也正義曰言韓魏與楚

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力不效所重徐廣曰效猶見也於得晉

者何也正義曰從不至已下此是齊使者重難越王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

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正義曰頓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

接兵而況更有攻城圍邑韓魏始服乎言與秦齊而故事越也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

試兵南陽苦地以聚常郟之境索隱曰南陽在齊之西界常郟之西也常邑名蓋田文所封

之邑郟故郟國二則方城之外不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

等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

**地** 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北有故胡城是也○正義曰酈音灘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荊州圖副云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也括地志又云鄧州內鄉縣楚邑也故酈縣在鄧州新城縣西北三十里被商於折攤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  
**夏路以左** 徐廣曰蓋謂江夏氏以為江夏非也劉氏云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為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楚回襄王控襄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為方城按此說劉氏為得云邑徒眾少不足備秦燒武二關之道也

**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 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為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二境並與越隣言不足當伐越則齊秦韓魏  
**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用之不上也吾不**

**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吾之**

**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猶人眼能見豪

毛而自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

**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

**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 徐廣曰一作北

面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一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相近故楚圍之**於**

**中以至無** 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二千七百里** 正義曰按無假

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於中西至漢中邑巫縣中千餘里不備秦魯也**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

正義曰魯兗州也齊密州苦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鄧州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分有大此者**

**平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

三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

不伯復雙龐徐廣曰一作龐長沙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圖晉楚南復雙敵楚之四邑屬長沙竟陵

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承

柳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表古虔撫歛言並越西境屬越也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

材也索隱曰劉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况字耳雙龐作雙雙邑名字訛耳則雙龐長沙是二邑也竟澤

陵當為竟澤澤言竟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蓋其一也合上文為四邑也越窺兵通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

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

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

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

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國

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湏於江南海上正義曰

臨海縣是也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

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史

公曰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死三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

陶為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夫天運曆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

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挾弓矢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焉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風共俗

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退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

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

齊魯日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

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曰范蠡自謂也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子皮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

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

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

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二十五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冢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

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

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

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

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

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

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

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  
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  
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

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  
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

於楚王五年止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  
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  
年一百三十年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

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  
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

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  
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

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  
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

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  
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

間時人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言於楚楚王素信莊  
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

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  
王時將鑄大

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  
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習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  
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亦  
然矣馴謂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  
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  
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

王使使封之

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

成能修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

也重千金虛奔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

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

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

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

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

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

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

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

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

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

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

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

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

惜各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弃財故也而長

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

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

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張華曰陶朱公家在

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正義曰盛弘之荆州記云荆

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

公同姓也

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幾葬此所由 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齊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此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然定九

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

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勾踐可不謂

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二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

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

越祖少康 至于允常 其子始霸

與吳爭疆 樵李之役 闔閭見傷

會稽之恥 勾踐欲當 種誘以利

蠡悉其良 折節下士 致膽思嘗

卒復讐寇 遂殄吳疆 後不量力

滅於無疆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鄭栢公友者周厲王太子而宣王庶弟也

徐廣曰年表云母弟

宣王

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

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栢公居

械林徙拾宋忠云械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栢公乃名爲鄭耳至秦之封二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

韋昭曰幽王八年爲司徒○索隱曰韋昭據國語以爲說耳

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

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

畔之於是栢公問太史伯

虞翻曰周太史

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

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

對曰地近號鄆

徐廣曰號在成臯鄆在密縣闕案虞翻曰號雒姓東號也鄆姁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泥水



古東號叔之國東號君也又云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號鄆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鄆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又加之以貪官是也號叔文王弟鄆如姓之國也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

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號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

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與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

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

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

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故虞姓姬氏字子干其地阻險以此有德

與周衰並亦必興矣相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

維東而號鄆果獻十邑索隱曰十邑謂號鄆鄆叔補丹依歷華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也虞翻註皆依國語為說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一歲

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相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正義曰上求勿反下戶骨反是為武公索隱曰誰周云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武公

十年娶申侯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為夫人

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二十七年武

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

生立是為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榮陽京縣

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

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

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

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杜預曰鄆今鄆陵也鄆潰段出奔共賈逵

於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

城賴賈逵曰鄭地名○正義曰疑許州臨賴縣是也豈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

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賴谷之考叔晉逵曰賴

正義曰梓地志云賴水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二十里陽乾山今俗名

之故居即鄭元注水經所謂賴谷也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

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

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

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索隱曰左傳隱二年鄭武公莊公

人將昇號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濕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弒其君相

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

王怒其取禾弗禮也索隱曰杜預曰桓公即位周鄭交惡至是始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蕪況不禮焉鄭不來矣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

魯易祊許田索隱曰許田近許之地魯朝宿之邑祊者鄭所受助祭

從其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

陳蔡號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索隱曰左傳稱

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中王師大敗祝

瞻射中王臂索隱曰左氏作祝臚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

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

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

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

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廢太子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

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索隱曰此文則

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郟女生太子

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黃帝之

孫媯姓之後為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曰有寵宋莊

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

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

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

巳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

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

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人而二人盡夫也杜預

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

戮之於市厲公無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

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宋衷曰今潁川陽翟縣○索隱曰按櫟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祭仲

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

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作檀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蓋亦有因也

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知誤耳

伐鄭弗克而去宋頗子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

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

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

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

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

君是為子亶也無謚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

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亶在會高渠彌

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

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

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

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

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

亶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云轅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

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

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

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濬公鄭祭

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

甫瑕要以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瑕曰舍我我為君殺

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

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

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

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

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

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

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

與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頹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在莊十九年王出

奔溫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

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

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于文公

躋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

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

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逵曰姑南燕姓夢天

與之蘭賈逵曰伯香名也曰余為伯僚余爾祖也賈逵曰伯僚南燕祖以是為而

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

符遂生子名曰蘭二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

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

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

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

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

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索隱曰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周

襄王使伯犇請滑索隱曰犇音服左氏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鄭

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

賜厲公爵祿索隱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王

爵祿也故曰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

犇與左氏說異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

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

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

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

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二夫人寵子五人皆以

罪蚤死公怒漑徐廣曰一作環○索隱曰首既左傳作環逐羣公子于蘭奔晉

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

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僚鄭文公恐不

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

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

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

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

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

者子蘭毋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

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

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滑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賈之

秦兵故來二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

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

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鼈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曹達曰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鼈羹子

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

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肯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

靈公庶弟徐廣曰年一表云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

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于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念厲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却二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生口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母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趨降



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杜預曰樓車車

三望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

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怒將殺

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

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

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

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

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

潰立索隱曰劉音秘鄒本一作泚一作沸左傳作昔音扶味反悼公元年鄭公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

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索隱曰踰訟不直楚囚

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

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

踰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

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

執之使藥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

庶兄繻為君索隱曰繻音須鄒氏云一作繻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

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晉盟

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

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

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二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

出時曾於溱洧水上以自被除按在古城城南與溱水合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

子憚立是為釐公索隱曰憚音紆粉反左傳作光原釐公五年鄭相子駟

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便賊

夜結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

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

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

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

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

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

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

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

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

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為邑子產讓

受其二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

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

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

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

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

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

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實達曰曠大也不

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遷闕堯也臧善也

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

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初土封開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于大夏

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氏之胤劉累也事夏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

其季世曰唐叔虞當

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也武王也余命而子曰

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

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

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昔金天

氏有蓂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昧為水官之長生允

格臺駘服虔曰九格臺駘九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脩昧之職宣汾洮賈逵曰宣洮二水也

障大澤服虔曰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

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顓頊也沈妣蓐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

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苗禁之

服虔曰禁為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禁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

不時禁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

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

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疆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

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

萬曆二十四年

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

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

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

甲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

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

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

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

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晉鄭入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十二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

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

鄭遂弱聲公五年鄭桓子產卒正義曰枯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三十五里鄭元注水

經云子產墓在涇水上累石為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曰言不忌本也鄭人皆哭泣悲之如子親

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

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

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

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州在滑州衛南縣東南

十五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

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

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

年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

三年晉滅知伯二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

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縡公年表曰鄭立幽

公子駘縡縡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

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

里故國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

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

弑縡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

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

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

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南殺是

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

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

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

厲王之子

得封於鄭

代職司徒

縡衣在詠

號鄆獻邑

祭足專命

莊既犯王

厲亦奔命

居櫟克入

夢蘭疏慶

伯服生囚

叔瞻尸聘

釐簡之後

公室不競

負黍雖還

韓哀日盛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行爲帝大戊御正義曰中音仲其後

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

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

幸於周成王是爲宅臯狼徐廣曰臯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被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臯狼而徐臯狼生衡

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正義

曰乘食證反並四曰乘兩曰與桃林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

正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桃林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爲桃林塞

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闊三百盜驪驂駟

里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驂騶騶耳之乘獻周穆王也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

忘歸

索隱曰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野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陸

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

而徐偃王反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徐偃王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

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大名鵠倉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

被養之及長襲為徐君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倉或名后倉

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

王大破之

索隱曰譙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

馳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

非實乃賜造父以趙城

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也

由此為趙氏自造

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

畝戰

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

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

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

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

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奔

齊

徐廣曰求一作來

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

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

索隱曰今河東皮氏縣耿鄉

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

衰字子餘

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譙周亦以此為

誤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

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唐咎

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

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

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

夫居原任國政

索隱曰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臨門平原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原平故城漢原平縣在

代州崞縣南三十五里崞音郭核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州濟原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為原大夫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

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

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

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

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

秦使使迎之太子毋日夜啼泣索隱曰楊雁也頓首謂趙盾曰先

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

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

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

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膾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

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

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

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

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

晉景公時索隱曰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

朔娶晉成公妹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

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

晉景公二十四年刊



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  
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呈  
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  
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  
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  
懲皇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  
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  
誅安誅謂之亂臣有六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  
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  
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

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  
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曰杵曰謂朔  
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  
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  
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  
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  
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曰曰立  
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曰曰趙氏  
先君遺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  
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

徐廣曰小兒被曰葆

匿山中程嬰

出諺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  
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  
臼杵曰諺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  
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  
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  
將不許遂殺杵曰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  
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居匿山中居十五  
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  
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  
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

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  
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  
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  
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  
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  
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  
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  
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  
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  
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

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註云終說之耳非此年也及趙武冠為成

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官之難皆能死我

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

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曰趙武啼泣頓首固請

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

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

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

世世勿絕新序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廡祭二

士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

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曰晉

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

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二年

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

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索隱曰系本云

景叔名成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晏嬰與

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

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

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

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

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

萬曆二十四年刊

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

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

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

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

索隱曰二下秦大夫公孫支子秦

曰

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

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

索隱曰藏一作藉藉錄也謂當時即記錄書之於藉

也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散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

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

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

中熊能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能死帝甚喜賜

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

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

正義曰謂晉定

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

羸姓將大敗

周人於范魁之西

正義曰羸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上之後趙成侯三年衛取都鄙七十三是也西貢達云川阜曰

也而亦不能有也

索隱曰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

今余思虞舜之勳適

余將以其青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

索隱曰即姓羸吳廣之女姚姓孟字也七代孫

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畫藏之以扁鵲居口簡子簡子賜

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

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

召之曰謔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審曰謔是故五臣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

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

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

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

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負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

與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

副何也正義曰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

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

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

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正義曰謂今時服也發除裘裳也

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

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

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

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

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

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

萬曆二十四年刊

難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

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

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

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峻

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

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

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南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

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

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

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晉君使籍秦圍

邯鄲左傳系本系秦晉大夫之孫籍談之子荀寅范吉射與

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寅范吉射之姻索隱曰系本云晉大

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人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

祖逝敖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

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子欒欒生吉射也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

知之十月范中行兵正義曰按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又中行寅

元與智氏因承稷逝敖姓荀氏伐趙鞅鞅奔益昌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

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晉達曰梁嬰逐吉

射以范皇繹代之服虔曰范氏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

索隱曰系本云逝遊生莊子自首生武子瑩瑩生莊子君命大臣

十四年刊

趙世家三

乙

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

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索隱曰范中行趙也

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中行趙也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

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

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

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

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

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

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

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

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

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

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

行文子奔邯鄲索隱曰荀寅也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

衛太子蒯聩于衛衛不內居戚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戚城在

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索隱曰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齊西有戚城是也是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

趙竟有邯鄲相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  
 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  
 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  
 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  
 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  
 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  
 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  
 使毋卹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  
 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家存臨水界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  
 元年越圍吳正義曰晉年表云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子三十

之從此以下至問吳王是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

三十年事文脫誤在此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  
 襄公二十年傳云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隆父之祭饌而使楚  
 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二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  
 故滅祭饌及問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  
 除三年之喪服葬而按簡子死及死吳年月皆誤與左傳文不同

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

曰山在廣武正義曰拓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名賈毋山在  
 代州鴈門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屋與句注山相接蓋北方之險亦天下  
 之阻路所以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正義曰音斗合作料其形  
 分別内外也方有柄取斟水器說文云

鉤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一作雒以料擊殺  
 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夫摩笄

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笄今簪也

一名磨笄山亦名為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  
 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姊代王夫人



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亦自殺也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

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

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

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

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公其大父名雍即昭公少

子號戴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

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

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州正平縣南七里也見三人

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

曰為我以是遺趙毋郵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

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郵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

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

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

面而烏鬣鬣麋髭頰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袵界乘徐廣

曰脩或作隨奄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則柏祭界一作介按蓋在龍門河之上流風勝州之地也至

于休溷諸貉正義曰音陌自河宗休溷諸貉乃戎狄之地也南伐晉別正義曰趙南伐

魏之邑也北滅黑姑正義曰亦戎國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

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二版正義曰何休云八尺曰版城中

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荒慢唯高共徐廣

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武同私於韓魏索隱曰

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為同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二國反滅

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日晉

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

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

韓魏遂祠二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正義曰括地志云三

神祀今名原過祠今在霍山側也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肅

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知孰是生五子襄子為伯魯

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

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索隱曰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亦本云代成君

子起即襄子之子襄子立三十二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

少卽位治中牟

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取徙此後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

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水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

中牟非衛通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以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潞水之北

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鄭即相州滎陽縣西

五十八里有中牟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襄子弟相子逐獻侯自立於代索隱曰系

子相子與此不同一年卒國人曰相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

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相公之子相公者孝王弟而定王

子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

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

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

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

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

音七羊反槍與石二人名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二月烈侯

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

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正義曰括地志云

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音蒲古今音異耳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

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

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

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便擇其善者牛畜侍

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迫然正義曰道音由古字與攸同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故

止歌者田攸攸氣行貌寬緩也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

徐越侍以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

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

尉徐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自官公卿表云少尉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賜相國衣二

襲羊復目襲為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曰誰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所據

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

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

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

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正義曰兔臺剛平並在河北以侵衛五年

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

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也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

高齊二十四年刊

一

魏州冠氏縣南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隨所別也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

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

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侯卒子成

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

南雪二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

我蘭正義曰地理志云屬西河郡也四年與秦戰高安正義曰蓋在河東敗之五年

伐齊于鄆正義曰濮州鄆城縣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

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首蜀徐

魏惠王七年信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南至長村也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

泰山千餘里瑯琊入海括地志云所侵處在密州南二十里也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

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曰括地志云史記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子班於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緣生述

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邑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正義曰阿東阿也今濟州東阿縣也十

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趙救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隰等州界也趙救之十

十二年秦攻魏少梁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少梁國也趙救之十

三年秦獻公使虜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座魏敗我

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成

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

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正義曰端氏澤州縣也十九年

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十九年

與齊宋會平陸

正義曰兗州縣也平陸城即古厥國也

與燕會阿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

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

向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兗二水並過其西

又徂經其北曲曰阿

趙分也按燕

二十年

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

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

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非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登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鄭玄云榮

屋翼也說文云椽椽也屋椽之兩頭起者為祭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洛州臨洛縣北二里

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

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

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

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

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緹與太子肅侯爭立

緹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

瑞氏徙處屯留

魏惠王遇於陰晉

正義曰地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王更名寧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

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

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

正義曰蓋在河北也

十一年秦孝公使商

君伐魏虜其將公子邛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

死十五年起壽陵

徐廣云在常州

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

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陸○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

出於鹿門

正義曰并州孟

縣西有白鹿泓魏出自鹿山南海蓋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

大戊午扣馬

呂忱曰扣牽馬

曰耕事方

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

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城在魏州前拔之却為魏今趙圍之矣

築長城

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以北至代接

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州北盡趙界又疑此長城在潭水之北趙南界

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

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

疵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二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

死于桑丘地理志云泰山有桑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丘二晉

晉來救之不得在泰山有桑丘縣此說甚誤也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

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索隱曰名雍武靈王元年陽文

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

宮正義曰左洛州臨洛縣也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二人左右司

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

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鄣四年與韓會于區鼠正義曰蓋在河北

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

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九年

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正義曰括

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

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

為君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

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遙立職為燕王雖使

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疎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為說且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駰之解得其旨

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正義曰本一作莊音正好反楚魏王來

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

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煢煢兮顏若若

之榮

秦母遂曰陵若之草其華紫正義曰若音條毛詩疏云若饒也幽州謂之翹饒莫似登豆而細葉似疾藜而青其華細綠色

可生食味如小豆藿也

命乎命乎曾無我贏

秦母遂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已貴盛盈端也正義

曰按命名也贏姓贏也言世眾名其美好曾無我好贏也重言名呼者以談說眾也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

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贏

方言曰娃美也吳有

館娃

孟姚也

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索隱曰孟姚吳廣女之宮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胃女孟姚以

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

孟姚

其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

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本戰國時

趙邑戰國策云本有宮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

為野臺

徐廣曰野一作望正義曰括地志云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

西南六十里

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

赤鼻鼎絕臙而死

徐廣曰一作絕

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

穆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

信官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

於房子

正義曰趙州縣也

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正義曰黃華蓋西河側之山名也

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

藩之地屬阻障滄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

正義曰即

林胡也

於往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

正義曰地理志云趙

分晉北有信都中山又得郡之高陽鄆州鄉東有清河之間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七縣在河以北故言北有燕

東有胡

之邊

正義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七國時趙邑邊也秦隔河也晉洛路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並

西有林胡樓煩秦韓

境也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而何夫有高世之名必

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

義侍王曰簡褻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

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正義曰寵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為人臣有

孝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貴寵也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

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子律反盡也言

盡世間不見補民益主之忠臣也為敵弱正義曰我為胡服敵入必困弱也用力少而功多可

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正義曰厚重也性古謂趙簡子襄子也夫有

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負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之俗今變為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謬

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正義曰言世有獨計智之慮慮者必任隱逸敖慢之

民怨也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

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

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

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

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聞成事智者觀未形則王何

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

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

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

胡服矣使王繅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

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

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今寡人作



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正義曰鄭玄云止至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索隱曰絕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趣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

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越之民也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越○正義曰按屬南越故言越也輿地志云交州周時為越秦時曰西甌文身斷髮避龍則西甌駱又在番禺之西南越及甌駱皆于越也世本云越羊姓也與楚同祖是也黑齒雕題劉達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却冠

禹曆二十四年刊 趙世家十三 二十

林紉

徐廣曰戰國策作林縫紉亦縫紉之別名也鉢者秦鉢也古字多假借故作林紉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縵之麤拙也又一本作

鮭冠黎縵也

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

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

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

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

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

已而不非者公焉而眾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

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

徐廣曰安平經縣西

有漳水津名薄洛津

與齊中山同之

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

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

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

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

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

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

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

且昔

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讓諸

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

累吾民引水圍鄙微社稷之神靈則鄙幾於不守也先

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

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

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鄙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

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

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

服令也趙文趙造周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

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

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

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

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

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

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

無奇行也

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者也而有孔子之屬也且是無奇行哉

俗辟者

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

索隱曰言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可得

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

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

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

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

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

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

略中山地至寧葭

索隱曰一作蔓葭

西略胡地至榆中

正義曰勝

州北河

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

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王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

中山趙裕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

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趙與

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閼與○正義曰與音與陘音荆陘陘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并將代

之兵與諸軍向并陘之側共出定州上曲陽縣在定州曲陽縣

曲陽縣在軍攻取丹丘華陽鳴上之關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

鹿○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即上曲陽也以在常山郡也攻取丹丘正義曰

邢州丹丘縣也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太一宮按北岳恒山

在定州恒陽縣北百四十里鳴之塞正義曰上昌之反下先代反徐廣曰鳴一作

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本作鳴誤也王軍取鄆石

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石邑故城在恒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六國時舊邑封龍正義曰括地志

城在恒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

二十二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崩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

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使周

紹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

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傅國

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

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

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

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

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

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

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

之爲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

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

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

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屬代郡。章素

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

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

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

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

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

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

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

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然府母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

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

以歿而世義，吾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

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

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正義曰：肥義報李兌云：必盡傳何爲？王不可懼。

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今我不愧之，若苟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

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

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

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

涕泣而出李父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與日肥

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

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

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

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

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

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

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

年朝羣臣安陽召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

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

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也公子章即以

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

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父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

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

成為相號安平君李父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

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者非也譙周及孔

其入宮閉藏也成父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父謀曰以

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

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

順治十五年刊 趙世家十三 三五

穀而食之秦母遂曰穀爵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之穀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應劭

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父專

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

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

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

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王立立

五年與燕鄭易徐廣曰皆屬涿郡鄭音莫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

庚反括地志云行唐縣屬冀州為南行唐築城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

下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

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地理志云太原縣

小別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縣置本漢榆次縣地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十一年

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索隱曰蓋吳娃女惠文王之妹

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索隱曰年表及韓魏

等系家五國攻齊在明年然此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文為得蓋此年同伐齊耳○正義曰蔚丘縣也與秦會中陽

正義曰括地志中陽故縣在汾州偃城縣南漢中陽縣也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

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

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

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

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

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

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索隱曰：與國，趙也。秦趙今爲與國，秦徵兵於韓，共趙伐齊，以威聲和趙，是以德與國也。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正義曰：河南之地也。

州之魏亡晉國。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

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邢州也。鉅

滅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界，相去滅三百里，趙國在中間也。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

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正義曰：鄜

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

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沁州

在羊腸坂之西，儀并代三州在勾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勾注之南，趙無地。然秦始皇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却引前書也。

他者羊腸之西。正義曰：太行山坂道名。勾注之南。正義曰：勾注山

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

馬胡大不東下。正義曰：言秦踰勾注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



璞云胡地野 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父

伐齊從疆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

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曰以趙王為事也而秦必伐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

也正義曰上音燭下胡郎反言秦欲令齊稱帝與約五國共滅趙三分趙地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

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正義曰謂秦齊韓魏燕三分趙之地也齊倍五國之約

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疆秦秦廢帝請服正義曰言秦齊相約欲更重稱帝故

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河陽曰河

反空分○正義曰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曰高平也根柔未詳兩邑魏地也

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正義曰

也齊之事王宜為上役索隱曰役猶行也而今乃抵尊義曰謂共

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

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

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

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

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陽故城一名

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伯陽故城一名邯鄲城在相

秦然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

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王再之衛東

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

高曆二十四年刊

世系上二

陽決河水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按東陽先屬衛今屬趙河歷貝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按

言王冉之衛東陽伐魏氏也

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

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

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澠池二十

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虜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

漳水武平南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

將攻魏幾正義曰音祈傳云伐齊幾拔之及戰國策云秦敗魏及攻魏幾拔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也不

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

房子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遷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

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索隱曰燕周趙人為趙將正義曰城高括地志云故昌城在滄州滄州縣東北四十里也

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

管城縣南四十里司馬彪云華陽亭在今洛州密縣是時魏韓趙聚兵於華陽西攻秦得一將軍二十六年

取東胡正義曰今營州也歐代地索隱曰蓋東胡叛故驅畧代地人眾以叛故取之也二十七年

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

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

縣東北四十里也罷城北九門大城正義曰恒州九門縣城燕將成安君公孫

操弑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索隱曰樂資云其王即惠王二十九年秦韓相

攻而圍闕與正義曰上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闕與聚落今多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

城亦云韓闕與邑二所未詳又有闕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五十里蓋是也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

秦軍闕與下賜號為馬服君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當

萬曆二十四年刊

趙世家三

二十七

能服馬也括地志云馬服山鄆縣西北十里也

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

孝成王孝成王元年

徐廣曰平原君相也

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

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

正義曰長安君者以長安善故名也

為質兵乃出

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

太

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

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怒而

胥之入

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

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

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

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特輦而行

索隱曰東晉云趙惠文王太子何者吳廣之

以姪贏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姪而納之至二十二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

年二十八王官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東廣微言太后纔二十有奇者誤也

曰食得毋衰乎曰恃

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

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

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

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

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

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

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君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

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

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

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許  
 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  
 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  
 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  
 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  
 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  
 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  
 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  
 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  
 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

兵乃出子義聞之

索隱曰子義趙之賢人

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

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

於子乎齊安平君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海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也

田單將趙

師而攻燕中陽

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爾時屬燕國也

拔之又攻韓注人

正義曰邑名也括地志云注城在安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

拔之二年

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袷之衣

正義曰杜預云偏袷衣背縫也

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袷之衣者殘也乘飛

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

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

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  
 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  
 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  
 甚福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  
 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  
 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  
 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  
 之於疆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

**水通糧**

正義曰秦從渭水灌糧東入河洛軍擊韓上黨也

**蠶食上**

正義曰秦蠶食上

**乘倍戰者**

正義曰乘乘桑葉漸進必盡也司馬法云自取為夫夫二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

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恆習倍於餘國

**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

**受也**

正義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為秦國之地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必莫受馮亭十七邑也

王曰

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

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

正義曰馮亭將十七邑入趙若幣帛之見遺此大利也

趙豹

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

踰歲不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

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

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

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

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且不處

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  
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

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  
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也  
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馮  
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里廉頗將軍

軍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  
縣西二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七年廉頗免

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

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

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武垣令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故城今

瀛州城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正義曰武垣此時屬燕  
與燕接壤故云率燕眾

反燕地也趙以靈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在蔚州理也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

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正義曰魏  
公子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誤耳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

攻昌壯徐廣曰一作社正義曰壯字誤當作城括地志云昌壯  
城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北五里此時屬趙故攻之也五月

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  
車也索隱曰信梁

秦將也正義曰信梁蓋王齧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十年王齧從  
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川理縣也年表云韓魏楚救趙新  
中軍秦兵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  
罷是也而秦攻西

向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父  
趙大夫名祺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  
有元氏縣縣

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  
將降趙也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廢

燒徐廣曰廢廐之名音膾也索隱  
曰廢積薪之處為火所燒也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索隱曰  
年表在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  
地名或曰尉官

年年表在

文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頗也。古文質畧文。燕王令丞相省耳。正義曰：尉文蓋蔚州地也。信平廉頗號也。

栗腹約驪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

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

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

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

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

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鄣，卿秦將而攻代。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

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正義曰：三人皆燕將姓名也。十六年，假

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正義曰：襄舉也。上也。言樂乘功最高也。十七年，假

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鈞有延陵縣。率

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徐廣曰：在太原。三十七

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光汾門臨樂與燕。正義曰：形

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被蓋謂龍光也。汾門，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鎮，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蓋汾

字誤也。臨樂，臨鄉故城，在幽州同安六十七里。燕以葛武湯平舒

與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平舒，故城在蔚州靈丘縣北九十三里。二十

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

將攻繁陽，取之。徐廣曰：在頓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

曰繁也。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

信立，且為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脩。正義曰：行大備之禮也。魏欲通平

邑中牟之道，不成。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汾陰縣西五十八里，有中牟山，按中牟山之側

野一邑皆屬魏欲渡黃  
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

秦召春  
平君因而留之泄鈞正義曰人姓名也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

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

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

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正義曰輿地志云平都縣

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

平都之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金徐韓

臯三年龐煖將攻燕會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

燕之銳師攻秦正義曰秦在秦不拔移攻齊取饒安正義曰饒安

五年傳祇正義曰音符下音郎趙將姓名將居平邑正義曰平邑

陽正義曰屬貝州在河北岸也河外師守河梁正義曰河外河南岸魏州地也河梁橋也六年封

長安君以饒正義曰即饒陽也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饒陽故城漢縣也明長安縣是號也魏與趙鄰

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陽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

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

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

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

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二年秦攻赤麗宜安正義曰括地志

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正義曰括地志

城縣西南二十里也正義曰肥下故

首曆二十四年刊



城在恒州臺城縣西七里春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

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

陰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也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圻東西百三十步

正義曰其圻溝見在亦在晉汾二州界也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

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

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

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

山木之譏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

傳曰邯鄲之為秦無行信

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

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

為郡

索隱述贊曰

趙氏之世 與秦同祖 周穆平徐

乃封造父 帶始事晉 夙初有土

岸賈矯誅 韓厥立武 寶符臨代

卒居伯魯 簡夢翟犬 靈歌處女

胡服雖彊 建立非所 頗牧不用

王遷囚虜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曰左傳曰

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武王之伐紂

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為

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

畢萬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

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正義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

鄭玄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為大夫卜偃曰索隱曰晉掌卜大夫郭偃也畢萬之

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

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

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

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

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

傳武子名犛系本云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州與犛聲相近字因以異代亦不同魏武子以魏諸子事

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

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

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

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然魏今河北魏縣是也○正義

曰晉州霍邑縣漢彘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

悼公二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伐辱楊干

曰左傳云楊干之僕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

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

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

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二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

絳州夏縣安邑故城是魏絳卒謚為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系

與此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索隱曰系本上獻子名茶獻子事晉

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

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

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

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其

子荀寅獻子范吉射

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

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索隱曰侈他本亦作哆蓋哆字誤而

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而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多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魏侈與趙鞅共

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相子索隱曰系本云襄子生相子駒與韓康子

趙襄子共伐滅知伯索隱曰康子名虎襄子名無恤智伯知瑤也本姓荀亦曰荀瑤○正義曰知音智括地志

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謂此也分其地相子之孫曰文

侯都徐廣曰世本云斯也○索隱曰系本相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庶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魏文侯

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相子周威王同時

索隱曰系本武子名啓竟康子之子相子名嘉襄子之子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

秦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巨元十七年伐中山

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

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

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

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

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

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雜陰合陽正義曰雜陰在鄭水也

城在水南郟陽郟水之北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雜陰在同州西也

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狐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

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瑩索隱曰瑩音乙耕反擊武侯名文侯受子夏經藝

客段干木過其間未嘗不軾也正義曰過先即反文侯軾于木間也皇甫謐高士傳云木

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于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間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趨勢利僕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車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駟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五骨又責吾禮無乃難乎秦嘗

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

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

治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魏文侯謂

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

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

之平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又侯

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

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

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

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

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

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

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

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

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

相

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  
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  
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  
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  
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  
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  
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  
弟子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驪案地理志曰弘農  
陝縣故號國北號在大陽東號在  
榮陽正義曰括地志云號山在陝州陝縣西二  
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頽山之餘也三十二年伐鄭城  
酸棗敗秦于泚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注或作雋州

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陽徐廣曰今在  
南平陽縣也三十六年秦侵我陰

晉徐廣曰今之華陰○索隱曰年表作齊侵陰晉秦本紀云  
惠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曰寧秦徐氏云今之華陰也三十八

年伐秦敗我武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  
之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得其將識

是歲又侯卒索隱曰紀年  
云五十年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

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  
之十四年不同也又系本敬侯名章

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

安邑王垣索隱曰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  
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七年伐齊至桑

丘正義曰年表云齊伐燕取桑丘故魏救燕伐  
齊至桑丘也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九年翟敗我于澮

起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  
時屬齊故三晉伐之也齊威王初立索隱曰按  
紀年齊威

起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  
時屬齊故三晉伐之也齊威王初立索隱曰按  
紀年齊威

萬曆二十四年刊

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二年秦

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北屬趙故云趙北蘭也十六

年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也武侯卒索隱曰紀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瑩

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正義曰中

爭為太子公孫頤自宋入趙索隱曰頤音祁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

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索隱曰懿侯

瑩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

除之徐廣曰除一作倍○正義曰按除除魏瑩及王錯也破魏必至不可失也懿侯說

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索隱曰系

云成侯名種魏氏大敗魏君為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

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

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

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

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一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

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

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

衛縣也○索隱曰因完系家云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正義曰觀魏州觀城縣古之觀國語云觀國夏啓子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夏衰滅之

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六年伐取宋儀臺索隱曰表亦作義臺

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

虜我將公孫痤徐廣曰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

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一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

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索隱曰紀年魯恭侯宋相侯衛成侯鄭釐侯來

朝皆有十四年鄭釐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

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

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

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正義曰塞先代反括地志云柘川勿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汝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庭銀州至朔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亦至黃河西南至百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漳水名

漳水源出名州武安縣三門山也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

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文

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三十年魏伐趙正義曰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

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請救齊齊使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

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

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圉城有南

城二城在外州雍丘縣界本屬齊黃即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

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

勝并言正義曰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言從西破齊并至莒地則齊土盡矣則富不過有魏貴不

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

二百二十四年刊



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

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正義曰啜穿悅反汁之入反其

功勳者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

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

年云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馬陵十八年趙

又敗魏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正義曰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鄄

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間谷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

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此地也齊虜

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二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

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徐廣曰今浚儀駟案汲冢紀年曰梁惠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

也索隱曰紀年以為惠王九年蓋誤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魏

之都也畢萬十葉徙大以公子赫為太子二十三年秦孝公

卒商君亡秦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

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敗於管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

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

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

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

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

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

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

王立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子襄王立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襄王

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徐廣曰在

圍我焦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焦城在陝縣東北百

予秦河西之地正義曰

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

秦取我汾陰皮氏焦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

魏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

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

秦降我蒲陽正義曰在隰州隰川八年秦歸

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

會齧桑徐廣曰在梁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

夫秦取我曲沃正義曰絳州桐平周正義曰十三州志云平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

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

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二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

襄為五十二年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

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

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曰系本襄王生昭王

無襄王蓋脫一代耳孔衍叙魏語亦有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

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此又分惠王之歷以為二王之年又有

凡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則是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

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即以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正義曰韓

陽縣東至河西上

郡之地盡入於秦

秦降我蒲陽

我焦曲沃

會齧桑

夫秦取我曲沃

十六年

襄王卒

子哀王立

張儀復歸秦

終於魏之

今王今王者

魏惠成王子

案太史公書

惠成王但言

惠王惠王子

曰襄王襄王

子曰哀王惠

王二十六年

卒襄王立十

也。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津城在冀州棗陽縣東南二十五里。

色今屬魏也。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索隱曰：樗里子，秦昭王弟，名疾，居樗里，故

因號焉。走犀首岸門。徐廣曰：穎陰有岸亭。○索隱曰：犀首，官名，即公孫衍。○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也。○正義

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

索隱曰：政，魏公子也。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魯，贅子於濮也。與秦伐

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索隱曰：紀年云：八年，翟章代衛。衛君患之，如耳見

衛君。正義曰：如耳，魏大夫姓名也。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

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

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闕與。徐廣曰：在上黨。○正義曰：闕於連反，與音預。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

懷州北，曰潞州，闕與故城在潞州，及懷州若斷羊腸坂，與音預。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約斬趙趙公而

為一，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秦

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正義曰：驛，音釋。衛之德魏

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

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

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

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

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

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

于魏。索隱曰：章為魏將，後又相秦。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

曰：薛公，田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索隱曰：昭魚，昭奚恤也。曰：田需死，吾恐張儀

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  
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索隱曰太子即襄王也代曰請為君  
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  
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  
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  
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  
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  
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  
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  
得丞相璽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

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

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

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

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索隱曰紀年作晉陽封

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

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杜陽晉陽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陽

晉故城在曹州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

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一年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

徐廣曰河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

索隱曰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子昭王立索隱曰系本昭王元

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

將曰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

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八年秦

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

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

端所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温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

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

正義曰即王城也十三年秦拔我安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故城豫州汝陵縣東南七十

里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

于安釐王立索隱曰系本安僖王名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

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温以和二年秦拔我

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

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徐廣曰在脩武以和蘇代謂魏

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

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

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

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

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

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形者博得梟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

秦拔我懷徐廣曰鄆作廩丘又作而丘鄆丘今為宋公縣○索隱曰鄆七系反又音妻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

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

孟嘗且卯孰賢對曰不知王曰以孟嘗且卯之賢率彊

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

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

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五文各

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且八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

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

陽之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晉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壅山山海經云懸壅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堡晉陽智

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漑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湛者三版知伯

行水魏相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

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

夏縣本魏都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也絳水可以灌平陽正義曰平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

魏相子肘韓康子履魏相子肘足

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

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

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索隱曰易音以鼓反於是秦王

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

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

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

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

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索隱曰與謂許與為親而結和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一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囚上屋騎危危棟上也○索隱曰危音可禮謂使

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一死趙不予于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

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感之而王不  
 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  
 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  
 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  
 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  
 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  
 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關與之事  
 索隱曰復音扶富反謂前年秦韓相攻關與而趙奢破秦軍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  
 歌絕漳淦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  
 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  
 從秦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內是

東行三千里

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內是東道從懷斜入梁州即東南至甲州攻石城山險阨之

塞而攻冥阨之塞

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所行甚遠也為今江夏鄖縣○正義曰冥音首

所攻甚難

索隱曰攻亦作致戰國策見作致軍言致軍糧難也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

倍大梁

正義曰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右蔡左召陵徐廣曰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一無左

字○正義曰上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邵陵故城亦在豫州鄆城縣東四十五里并在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邵陵在南

面向東皆身之右定無左字也

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

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

正義曰衛齊皆在韓趙魏之東故秦不伐也夫韓

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

徐廣曰在脩武軹縣有茅

亭○正義曰茅卯包反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故懷城本周邑後屬晉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積茅括地志云在懷州獲嘉

也獲嘉古脩武也

邢丘

徐廣曰在平臯○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臯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本邢丘邑也



以其在河城境津以臨河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少安之臯地也

曰境音詭字誤當作延括地志云延津故俗字名臨津故城在衛州清淇縣西南二十六里杜預云汲郡城南有延津是也河內

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臯榮陽亦屬鄭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

屬魏也卷縣又有長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

出逼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

云共伐韓以成過失而更惡安陵氏於秦今伐之重非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

與舞陽鄰正義曰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葉縣北二十五里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此時葉陽昆陽屬

秦舞陽屬魏也聽使者之惡之索隱曰聽平聲使去聲隨安陵氏而亡之正義曰

猶聽也無忌說言使者惡安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然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許必危矣秦有許地魏國可無害繞舞陽之

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正義曰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北四百里

南國地志云周時為許國武王伐紂所封地理志云潁川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文叔所封二十四君為楚所滅三卿皆晉其地屬鄭

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

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

正義曰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

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

縣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徐二說是其地也以至于今秦

七攻魏五入園中徐廣曰一作城也○索隱曰園即圃田圃田鄭藪屬魏戰國策作園中邊城盡

拔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亭○索隱曰文臺臺名列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朝曰都並魏臺邑名○正義曰墮許規反括

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冤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

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衛卽宋

正義曰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

州楚丘縣衛文公都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所亡於秦者山南山

北正義曰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河外河內正義曰

華州以東至號陝河內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

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

鄭地無河山而闡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

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索隱曰從音足松反楚魏疑而韓不可

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索隱曰橈音苦孝反謂韓

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矣

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

反從事謂合從事王也戰國策亦然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索隱曰言

則趙破韓質索隱曰效猶致也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謂致故地於趙也此士

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一伐韓而又與彊秦鄰

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生之天時已通韓上

黨於共寧徐廣曰朝歌有寧鄉正義曰共衛州共城縣寧懷州脩

脩武今魏開通共寧之道武縣本殷之寧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故曰

也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

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

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

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

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

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

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

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索隱曰戰國策

增謂秦王公孫喜固謂魏相曰索隱曰戰國策請以魏疾擊秦秦王

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喜之計

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

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

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愍王午也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

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

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本

秦○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垣地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

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曰蒲陽衍地名

十五年景湣王卒太子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

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

遂滅魏以為郡縣秦殺假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引河

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

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夫方令秦

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索隱曰燕周

所謂國之云亡者有賢者而不用也如用之何

有之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

魏世家一曰

索隱述贊曰

畢公之苗

因國為姓

大名始賞

盈數自正

胤裔繁昌

世載忠正

楊干就戮

智氏奔命

文始建侯

武實彊盛

大梁東徙

長安北偵

卯既無功

卯亦外聘

王假削弱

虜於秦政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世裔事晉得封於韓原

正義曰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地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邠晉

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

封之於韓原即今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今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

德起再拜謝曰自桓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桓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別有桓叔非關曲沃之桓叔如此則與太史公之意亦有違

耳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曰系本云萬生財伯賂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從封

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

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

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

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  
曰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  
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子鞍正義曰音安括地志云故鞍城今俗名馬鞍城在濟州平陰縣  
十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  
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  
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  
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  
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索隱曰宣子在河內是也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  
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

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

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索隱曰系本

宣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貞子卒子簡子代

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索隱曰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信也簡子

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曰康子名虎康子與趙襄

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

子武子代索隱曰武子名啓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

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庚景侯虔元年伐鄭取

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

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也列侯二

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

二

年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

秦伐我宜陽取六邑索隱曰紀年無文侯十二年列侯卒子文侯立

系本無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

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

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燕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

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一十二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三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

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一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懿侯二年魏敗我馬

陵正義曰在魏州元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

敗我漕徐廣曰大兩二月也○正義曰漕古外及在陵州漕水之江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

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

朱六年伐東周正義曰河南鞏縣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

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

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玆並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而王邵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十年昭侯如秦二

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

旱作高門屈宜曰許慎曰屈宜曰楚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

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

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

郵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紕舉羸二十六年高門成

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

索隱曰紀年鄭昭侯立威侯七年

鄭國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又上有殺韓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

宣惠王五年張儀相

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

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

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

十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

徐廣曰穎川鄆陵縣音於乾反○正義曰今許州鄆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鄆陵故城是也

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

徐廣曰云鯁申差長社有濁澤○索隱曰脩魚地名鯁申差二將名鯁音瘦亦作鯁○正義曰按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

年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與韓魏擊秦齊湣王七年敗魏世家云濁澤定誤矣徐廣又云濁澤在長社不曉錯誤之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

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索隱曰公仲韓相國名後

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

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

計也

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

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

索隱曰戰國策作謂請亦謀議與購求亦通

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

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

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

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

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

索隱曰言韓王信楚

之於秦不能無定也必不爲燕行以來索隱曰言燕以楚必

於秦猶於燕也

猶德勝王故不為應行是秦與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

而秦之不同心故遠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

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

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命戰車

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

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

曰徇從也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索隱曰止不令西之秦公

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

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

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秦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曰

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

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疆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

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

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賴陰有岸亭○正義曰枯地志云岸門在許川長

查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矣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赧王之三年也

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岸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索隱

曰故楚都在今均州也○正義曰左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

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云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

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

我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斬首六萬秦武

王二十四年刊



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

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年秦伐我取穰正義曰穰人羊

反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正義曰穰人羊與秦伐楚敗楚

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

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二在楚楚王欲內

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索隱曰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正義

曰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

旁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韓必起兵以救之

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

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思王後元

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

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攻楚屈丐又云齊宋

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

以下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

公仲日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

鄭藍田正義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王言或出雍州西南至公

仲日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

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

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

強也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

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

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

川而歸正義曰施猶設也三川各天子都也然韓戰勝楚則秦與韓

諸侯乃歸咸陽是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正義曰楚乃塞南河四

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一作唐二反於郢甘茂

與昭魚徐廣曰楚作國○索隱曰戰國策謂之昭獻也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

約也索隱曰劉氏云許言昭魚來秦欲得秦官之印璽收即取之義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

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

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

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

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般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

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

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

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正義曰自此以上十二

年並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前注徐廣云楚圍雍氏

之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三年事徐說非也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

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此

前後之見甚誤也然是公孫昧却述張儀時事說韓相公仲耳蘇代

又謂秦太后弟辛戎索隱曰辛戎名秦曰公叔伯嬰恐秦

楚之內蟣虱也索隱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蟣虱及公子咎並是

爭立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先亦與蟣虱爭立故事重而文到也

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索隱曰質人為質以替蟣虱也楚王聽入質子於韓索隱曰質子蟣虱也則公叔伯

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

子於楚

索隱曰今莘戎教秦於楚索韓所送質子令入之於秦也

楚不聽然結於韓韓挾

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

正義曰言韓合齊魏以圍楚楚必尊重莘戎以求秦救矣

公挾秦

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蠖風

竟不得歸韓

正義曰自此已前蘇代數計皆不成故韓竟立咎為太子也

韓立咎為太子齊

魏王來

正義曰蘇代為韓立計故得齊魏王來

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

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

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

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

正義曰宛於元反宛郟州縣也時屬韓也

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

正義曰此武遂及上武遂皆在陽近地

十年秦敗我

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

潛王出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二年使暴戾

正義曰音

捐韓將姓名

救魏為秦所敗戾走開封二十二年趙魏攻我華

陽

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山名在密縣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

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

謂陳筮

徐廣曰一作筮○索隱曰戰國策作田茶

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

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

穰侯怒曰是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

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

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

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相惠王立

相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

正義曰陘音刑秦拔陘城於汾水之

旁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正義曰太行山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旁也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西內縣

北二十里也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

黨正義曰韓上黨也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

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也二十二

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皐榮陽二十六年秦

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栢惠

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

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

亡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

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視

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

韓氏之先 實宗周武 事微國小

春秋無語 後裔事晉 韓原是處

趙孤克立 智伯可取 既徙平陽

又侵負黍 景趙據侯 惠文僭主

秦敗脩魚 魏會區鼠 韓非雖使

不禁狼虎

昭和廿二年八月一日記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索隱曰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為厲公而左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

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佗也蓋佗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謚今此云厲公佗非也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佗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

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

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

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

姓四獄之後

禮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獄也

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曰陳湣公周敬王四十一年為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所殺厲公者陳文公少子

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相公相公與佗

異母及相公病蔡人為佗殺相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

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  
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  
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  
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  
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  
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  
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禱君之惠也不敢當高  
位桓公使為工正正義曰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  
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  
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

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諡為敬仲仲生穉子夷

齊隱曰夷本名

夷孟思蓋稱是名孟夷字也

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

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萊地由是改姓

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田穉

孟夷生湑孟莊

徐廣曰一作庄。索隱曰系本作闕孟克莊昌改反

田湑孟莊生文子

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

齊

索隱曰是音盈史記多作逞字

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

弗聽文子卒生栢子無宇田栢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

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

正義曰釐音僖

乞田釐子乞

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

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

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  
 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  
 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  
 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  
 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  
 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子。索隱曰荼音舒又如字。景公病命  
 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索隱曰惠子名夏昭子名張。景  
 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  
 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  
 田乞為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

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  
 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  
 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  
 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  
 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  
 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  
 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置坐  
 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  
 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其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  
 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

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

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

於駘正義曰音臺又音台賈逵云齊地也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

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

公有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

與監止監一作闕○索隱曰監如字又若濫反監姓止名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

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

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

歸乎田成子索隱曰言嫗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齊大夫朝御

鞅諫簡公索隱曰御官也鞅各也亦田氏之族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

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父賈奎云即監止也尋其文意當是監止今

云宗人太史誤耳常與田氏有郟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

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

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

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

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

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

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

索隱曰需音須需者疑也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

田氏不勝出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



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

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正義曰齊之西

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東平縣也

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

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

是田常立簡公弟騫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

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

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

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

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

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

平以東

徐廣曰安平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

正義曰琅邪沂州也從安平以東萊

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

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為後宮

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

卒有七十餘男

索隱曰鮑昱云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與此亦異然譙允南按春秋陳桓為人雖志大負殺

君之名至於行事亦脩整故能自保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茲雖于七十祗以長亂事豈然哉言其非實者也

田常卒子

襄子盤代立

徐廣曰盤一作暨索隱曰暨音許既反系本作班

相齊常諡為成子田

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

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

分其地襄子

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

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

索隱曰系本名伯

田莊子相齊宣公宣

公四十二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

郭在魏州元城縣 明年伐魯葛及安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陵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

本魯朝宿邑長葛故城在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鄭之高邑也 明年

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 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

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 田太

公相齊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邾 正義曰音成括地志云故邾城在兗州泗

水縣西北五十里說 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

索隱曰母音貫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母者字殘缺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今名濛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也

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 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年

月宣公薨於周 宣公卒子康公貸立 徐廣曰十一 貸立十四年

宣公卒子康公貸立 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

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 徐廣曰東平平陸 三年太公與

魏文侯會濁澤 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徐廣蓋依年表

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誤 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

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

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

二年和卒 徐廣曰伐 子相公午立 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

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 相公午

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相公召大臣而謀 索隱曰

騶忌段干朋如戰國策威王二十六年鄭鄭之役有此謀臣耳又南

之難在宣王二十二年有騶子田忌孫臏之辭戰國策又有張丑其詞前後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交互是記者所取 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 騶忌曰不若勿救

各異故不同也 段干朋曰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

若救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過矣君之

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子齊也相公曰

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

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

丘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爾時齊六年

救衛相公卒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相公十八年子威

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

威王元年二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

晉因喪伐之韓魏趙世家三年二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

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關故晉

伐我至博陵正義曰在濟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

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

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

自子之居即墨也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毀言日至然吾使

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

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

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吾昔日趙

攻甄正義曰音綃即濮州甄城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

縣北合在即墨字上也

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  
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  
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  
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  
致兵於齊三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  
舍之右室湏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  
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  
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  
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為清濁琴絃其絃則清緩其聲也攬之深也攬音已足反釋之愉者

荀廣曰一作舒。索隱曰醜音釋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

政令也均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

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

故云得全也全昌者謂若無騶忌子則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

索隱曰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故曰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

而不能運方穿索隱曰稀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

故下忌曰請謹事左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

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罅索隱曰

曰幹音孤悍反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枿幹則析音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檠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傳音附罅音呼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於疎罅經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待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民也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

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

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

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音較量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

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

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

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

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詘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

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騶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系蹙能擊石驚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二年與趙王會

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

乎威王曰無有索隱曰韓嬰詩外傳以為齊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梁王曰若寡人

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

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

王異吾臣有檀子者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臣名事悉

皆來朝索隱曰都魯也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

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

趙人祭西門晉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從而從者七千餘

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慳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

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

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

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

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

陵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棄魏之弊威王從其

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閱

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

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

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正義曰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里於是齊最彊於諸

國

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國

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二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

徐廣曰一作去

人○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看相公廿一年弒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

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

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

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

成侯不勝而奔索隱曰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也是時齊都臨淄且孟嘗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

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宣王

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

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

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田

對云早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孫子曰

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

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

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

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

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

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將一作賧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

陵索隱曰在宣王二年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

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鄒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盟而去

徐廣曰表云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河南正義曰沛郡平河縣也明年

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

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

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

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齊之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眠反

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接子正義曰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慎到正義曰

慎到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慎到正義曰慎到正義曰

萬曆二十四年刊

日世家十六

十一



將拔徐廣曰在齊陰死胸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

寡人弗能拔索隱曰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拔故聽齊拔之耳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

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謂隨逐也交臂而

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

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

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索隱曰搏音團謂握領也徐亦通

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

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

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之乘屈丐之弊正義曰屈丐楚

將為秦所敗今更欲乘之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索隱曰三川韓也

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索隱曰公謂陳軫使秦制和謂

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正義曰施張設也言秦王於天子都張設迫脅也

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

何曰秦兵不用而得山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

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

有繁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

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

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正義曰蘇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

戰伐而得地陳軫於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

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秦韓豈不有大恩德以右執其左而責之○正義曰

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下此券責秦韓却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陳軫而惡張儀多取矣此

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三

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

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

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為相齊與韓魏共攻

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

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于相薛文走三十六

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

華東門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耶○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鹿門

也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

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

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

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

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

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

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

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

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

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正義曰按衛此時河南獨有濮陽也有濟西趙之

阿東國危

正義曰阿東阿也爾時屬趙故曰東國危

有淮北楚之東國危

正義曰淮北徐泗也

東國謂下相

有陶平陸梁門不開

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兗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

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

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

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

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

愛宋與愛新城陽晉

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

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

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

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

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

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

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

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

宋治不安

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安

中國自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

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

索隱曰軼音姪軼者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如結戰國策作結軼

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

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

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

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濫

正義曰濫州有

城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

順治十六年刊

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

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

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地皆無楚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

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

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

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索隱曰淖音女教反

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

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也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師

斂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家庸太史斂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

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

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

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

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

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斂曰女不

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

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

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

齊封田單為安平君正義曰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鄰邑也十四年秦擊

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

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

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

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

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敵也正義曰此時秦

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齊楚故言趙之於齊楚為扞敵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

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

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

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

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

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

政置酒咸陽二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

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

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一年秦滅

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

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

正義曰今衛州共城縣也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

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

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

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

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

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

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賈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隱曰耶音邪謂是建客邪客說建住言遂乃策令建遷共共今在河內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曰比如字又頻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信于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

田完避難	奔于大姜	始辭羈旅
終焉鳳皇	物莫兩盛	代五其昌
二君比犯	三晉爭疆	和始擅命
威遂稱王	濟急燕趙	弟列康莊
秦假東帝	莒立法章	王建失國
松栢蒼蒼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